

當代名著精選330

完美的間諜

下

主要人物表

麥格納·帕姆 (Magnus Pym)

——行蹤隱密的英國情報員。

瑪莉·帕姆 (Mary Pym)

——麥格納的第二任妻子。

湯姆·帕姆 (Tom Pym)

——麥格納與瑪莉之獨生子。

傑克·布拉荷 (Jack Brotherhood)

——英國情報當局高級主管，麥格納的上司。

艾瑟 (Alther)

——捷克情報機構的首腦之一，麥格納的啓蒙導師。

格蘭特·李達 (Grant Lederer)

——美國中情局電腦專家。

名家的推薦——

皇冠當代名著精選

我有許多書，還有三個手足。

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。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，總是偷拿『當代名著精選』。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，可是還是防不勝防。

名作家／三毛

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『原野奇俠』時起，『皇冠』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計數，近六年三百種『精選』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。

名作家／彭中原

「皇冠」以放眼世界的視野，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，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，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。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，「皇冠」以敏銳的探觸，提供了最具「熱度」和「品質」的服務。

中廣節目主持人／楚雲

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，平均每年52本「當代名著精選」，內容雖是文學，作業卻像周刊，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。

時報周刊發行人／簡志信

日子，有時候，說老實話，有點單調！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，所以，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！

名作家／趙寧

第九章

布拉荷沐浴修面後換上一件外衣。他已聆聽過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，隨後又轉到德國電台，因為艦隊街各新聞媒體仍奉命封鎖消息時，外國新聞社往往已搶先發佈，但他並未聽到新聞提起英國情報單位資深官員失蹤或在莫斯科露面。他已吃了一片果醬吐司，也打過幾個電話，但英國清晨六點到八點之間跟三更半夜差不多，除了他之外大概沒第二個游魂。平常他會穿越公園走到總部，讓自己有兩個鐘頭安靜時間坐在桌前，閱讀夜裏送來的各站報告，並且爲十點鐘在波歐密室內舉行的「晨禱」預作準備。

不過今天不是個正常日子，而且他也不再是主持祕密作業的老前輩，常受到波歐的誇獎。在這一次大紕漏裏他已變成過街老鼠，當他踏進公寓下方的街道，敏銳的目光比往常更充滿戒意。已經八點半，他首先朝南邊走，越過綠園，步伐或許比往常快一點，如果尼吉派人跟蹤他的話，不是加緊腳步

追逐，就是用無線電通知別人在前方攔截他。夜裏的雨已止住，燠熱的薄霧籠罩住池塘和柳樹林。到達廣場後他叫了一輛計程車，吩咐司機開到托特南街。他再度步行，然後搭另一輛計程車到肯提斯鎮。他的目的地是灰色山腰上一羣維多利亞式大宅第。底下那一排仍然很破爛，窗戶都用鐵皮浪板釘住，防範有人侵入居住，但上面那一排有人開着『富豪』車，再加上柚木框的窗子，這足以證明中產階級來到此地尚稱安全。布拉荷來到此地就不再匆忙，緩步登上山坡，以悠閒的態度注意一切。一個上班的漂亮女郎從他身旁經過，他大大方方地向她打個招呼。她無禮地對他眨眨眼，證明她不是監視者。他在十八號門前停住，擺出打算購屋的架勢，退後一步打量這幢房子。一樓廚房傳來巴哈的音樂和早餐的氣味。一個木質箭頭指向地下室台階，上頭指明『18A』。有輛男用腳踏車拴在欄杆上，凸窗上貼着一張社會民主黨的海報。他按一下門鈴，一個穿運動裝的女孩打開門，才十二、三歲模樣，却已經氣勢凌人。

『我找媽媽來，』他沒來得及開口她已搶先說，然後霍然轉身。『媽，有個人找你們，』她說完就越過他，步下台階去上學。

『妳好，貝玲達，是我。』布拉荷道。

貝玲達由廚房出來，在樓梯口定住腳步，深吸一口氣就朝樓上關住的門大叫：『保羅，拜託趕快下來，傑克·布拉荷來了，我相信他需要什麼東西。』

他知道貝玲達為何喊叫，因為她碰上事情的最初反應向來很不得體，但事後又相當圓滿地加以補救。

他們坐在松木板客廳裏，柳條椅子很矮，人一移動它就像鞭子一樣吱吱叫，一個巨型白紙燈罩在他們上方搖來晃去。貝玲連斟上咖啡，並且調入天然糖。她的巴哈音樂仍由廚房傳過來。她深眸露出怒意，雖已五十歲，仍一副隨時要跟她母親吵架的樣子。她花白的頭髮梳成一個髻，掛着一串荳蔻狀的項鍊。她走路的時候，土耳其式長衫搖曳不定，一坐下就露出膝蓋，還不停地搔着手指關節，她當年的美貌已殘存無幾，庸俗的氣息有如拙劣的偽裝一般欲蓋彌彰。

「傑克，我先提醒你一聲，他們已經來過，」她說，「昨晚十點鐘，他們在門口一直等着我們回來。」

「他們是誰？」

「尼吉、羅利瑪，還有兩個我不認得，當然都是男的。」

「他們對來這兒的目的怎麼說？」布拉荷問，但保羅插嘴進來。

你永遠沒法對保羅發脾氣，就算他態度很粗魯，仍含笑抽着烟斗。『這到底怎麼回事，傑克？』他從嘴裏抽出烟斗。『審問後的追蹤考核？傑克，你知道嗎，你們這些人根本沒有憲法上的權利。就算是在這一任政府底下，你也只是個狗腿子。』

「你也許還不知道，保羅對保守黨放情報機構坐大寫了很多文章，」她裝出嚴厲的口氣說。『如果你看「監察人報」你就知道，可惜你不看。上一回他們給他一整版。』

「傑克，你樣子真狼狽，」保羅狀似愉快地說。

布拉荷露出笑容，保羅也笑了。一頭老牧羊犬走進來，臥在布拉荷腳前。

「對了，你要抽烟嗎？」保羅問，仍保持主人的殷勤之態。「貝玲達已經戒了烟，不過你有興趣的話，我可以提供一點棕色的玩意兒。」

布拉荷掏出一包發霉的香烟並且點上火。「你樣子也很狼狽，保羅。」他神態自若地說。

保羅很年輕的時候就崛起。二十年前他曾為一些小戲院寫過不少劇本，至今仍在寫。他個子很高，但一看就知道不愛運動。據布拉荷所知，他曾兩次申請加入「公司」，但每回都被直截了當的拒絕，根本不需要布拉荷出面干預。

「如果你想知道的話，我就告訴你，他們來這兒是爲了審查麥格納晉升高職的資格，」貝玲達一口氣說出來，「他們所以很急，因爲他們想立刻升他，好讓他走馬上任。」

「尼吉？」布拉荷不可置信地大笑。「尼吉、羅利瑪和另外兩個人？他們夜裏十點鐘親自來調查？總部的大官已經有一半到了妳門口，貝玲達。調查小組都是拿半薪的老弱殘兵，他們不是。」

「這是個高階的任命，當然要由資深人員來審查。」貝玲達滿面通紅地反駁。

「尼吉跟你說的？」

「沒錯，他說的！」貝玲達道。

「妳相信他的話？」

保羅認爲已到了表現他勇氣的時候。「傑克，說實在的，你可以滾了吧？馬上給我出去。親愛的，別理他，這件事實在離譜得難以形容。好啦，傑克，走吧。隨時歡迎你過來喝一杯，只要你先打個電

話。不過別來胡扯。抱歉，走吧。」

他打開門，又大又肥的手一攤，但布拉荷及那條牧羊犬都不爲所動。

『麥格納跳船了，』布拉荷向貝玲達解釋，這時保羅仍擺出『我可以變得很兇』的模樣。『尼古和羅利瑪對你們講的全是謊話，就在他們醞釀對付麥格納，把他當成西方世界最大叛徒的時候，他忽然鬆了起來。我是他上司，所以不會像他們那般興致冲冲，我認爲他是一時想不開，並不是真的變節，所以我想先一步找到他，開導他一番。』他對保羅講話的時候，連頭都懶得偏過來，又略略抬高一些以示不同。『保羅，他們暫時封住你總編輯的嘴，其他報社也一樣。不過要是尼古奉命公開，幾天之內你的同事就會拿貝玲達的前一次婚姻大事渲染，把他們的專欄填得滿滿的，你每回上洗衣店他們都會爲你拍張照片。所以你最好趕快想想怎麼應付，現在先多弄點咖啡來，讓我跟你太太好好談一個鐘頭。』

沒有丈夫在座，貝玲達模樣堅強得多。她臉上雖透着惶惑，但神色放鬆不少。她的目光牢牢盯在幾呎外一個定點上。他們坐在凸窗內的圓桌前，百葉窗把社民黨海報切成很多細條。

『他父親死了。』布拉荷道。

『我知道。我看過報，尼古也跟我提起。他問我這對麥格納會有什麼影響。我猜那句話有詐。』布拉荷沈吟片刻才回答。『不見得。不完全是要詐，貝玲達。我猜他們以爲那會使他腦筋糊塗一陣子。』

「麥格納總是要我幫他避開雷克，我也盡力去做。這一點我已經對尼吉解釋過。」

「怎麼幫他避開？」

「隱藏他行蹤，幫他接電話，說他剛好在國外，其實他不是。我有時以為那正是麥格納加入公司的原因，他把那兒當成藏身的地方。就像他要我一樣，因為他害怕冒險跟吉米瑪在一起。」

「吉米瑪是誰？」布拉荷假裝一無所知。

「她是我中學的一位要好朋友，」她皺着眉頭說，「太要好了些。」她的眉頭舒解，神色轉為憂鬱。「可憐的雷克，我只見過他一次，是在我們的婚禮上。喜宴中途他不請自來，我從未見到麥格納那麼高興過。在其他時候他只是電話裏的聲音。他聲音滿好聽。」

「在那時候麥格納還有別的藏身地方嗎？」

「你是指女人，對吧？如果你想那麼說，你可以說出來，我不會再介意。」

「只是某個他可能藏身的地方，如此而已。某個地方的小房子，某個老朋友之類。他會上那兒去，貝玲達？誰會收留他？」

她的雙手此刻已經鬆開，很優美細緻。「他什麼地方都能去。他每天都變化成另一個人。譬如說他晚上回家的時候是一個人，我設法配合他，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變成另外一個人。你認不認爲這樣，傑克？」

「妳呢？」

「你總是用一個問題回答另一個問題。我差點忘了麥格納也要同樣的把戲。你可以試試賽夫頓，

他一向忠心耿耿。」

「賽夫頓？」

「肯尼斯·賽夫頓·波依德，吉米瑪的哥哥。」對我的門第來說，賽夫頓臭味太重了點，「麥格納曾這麼說過，那表示他們不相上下。」

「麥格納會去投奔他嗎？」

「如果情況夠糟的話。」

「他會去找吉米瑪嗎？」

她搖搖頭。

「爲什麼不會？」

「據我所知這一陣子她跟別的男人跑了，」她說着臉又脹紅。「她的心很難猜測，她一向這個樣子。」

「聽說過叫溫渥斯的人嗎？」

她搖搖頭，仍在想別的事。「從來沒有。」她說。

「波比呢？」

「我們的婚姻碰到瑪莉就中止了。如果真有波比這個人，那是瑪莉運氣不好。」

「妳最後一次跟麥格納聯繫是在什麼時候？」

「尼吉也問過我這個。」

「妳對他怎麼說？」

「我說既然我們已經離婚，就沒理由再跟他聯繫。我們結婚六年，沒生孩子，那是椿錯誤。幹嘛要舊事重提？」

「那是真話？」

「不是。我撒了謊。」

「什麼事沒說出來？」

「麥格納打過電話來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禮拜一晚上。感謝上帝，保羅正好出去了。」她停頓一下，傾聽保羅打字的声音，它令人心安地由樓上傳過來。「他口氣相當古怪，我以為他喝醉酒，而且時間也很晚。」

「什麼時間？」

「一定是在十一點左右，露西仍然在做功課，照規矩我不讓她超過十一點，可是她法文需要補考。他打的是公用電話。」

「付現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

「他沒說。他只說：『雷克過世了。我真希望我們有個孩子。』」

『就這樣？』

『他說爲了娶我一直很恨他自己。現在他已經認命，也瞭解了自己。他非常感謝我當初百般努力的心意。』

『就這樣？』

『他說，「多謝妳。感謝妳所做的一切，也請原諒那些惡劣的部份。」後來他就掛斷。』

『這些妳都告訴尼吉了？』

『你爲什麼老問我這句話？我不覺得它跟尼吉有什麼關係。正好碰上考慮他晉升的時候，我不想說他喝醉酒，半夜打電話講些感情衝動的話。他既然騙我，就別怪我沒實話實說。』

『尼吉還問過妳什麼？』

『只是關於個性的問題。他問我是否有理由假設麥格納同情共產黨，我說牛津可能是個因素。尼吉說他們知道這一點。我說我不覺得大學的政治活動有太多的意義，尼吉也同意。他是否在任何方面表現不太尋常？情緒不穩、酗酒、沮喪？我說都沒有。我不認爲一個講醉話的電話就能斷定他酗酒，不過就算它是，我也不會告訴麥格納的那四個同事。我覺得想保護他。』

『他們應該瞭解妳清楚些，貝玲達，』布拉荷道。『對了，妳會不會給他那份工作？』

『什麼工作？你自己說根本沒那回事。』她的口氣變得尖銳，有些疑心他也在說假話。

『我是說假如這份工作的話。一份高階層而且責任很重的工作。妳會給他嗎？』

她很甜地笑一笑。『我給過他不是嗎？我嫁他就是給他。』

『妳愈來愈聰明了。今天妳還會給他嗎？』

她咬着指甲，惱怒地蹙起眉頭。她能在瞬間變換情緒。布拉荷一直等着，但未聽到她回答，就問她另外一個問題：『對了，他們間起在格拉茲那段期間的事沒有？』

『格拉茲？你是指他在部隊那段時間？我的老天，他們沒追溯那麼遠。』

布拉荷搖搖頭，好像在說他對世上的各種詐欺伎倆實在無可奈何。『格拉茲才是他們想追究的根源。據他們推論，他在服兵役的時候曾經幹過不法勾當。妳對這一點有什麼看法？』

『這太荒謬了。』她說。

『妳爲什麼這樣有把握？』

『他在那兒很快活。等他回英國的時候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。他一直說：「我終於辦到了，貝玲達，這才總算功德圓滿。」他對幹出這麼好的工作非常得意。』

『他沒說明是什麼工作？』

『他不能說，太機密也太危險。他只說，如果我們知道內情的話，一定會爲他驕傲。』

『對那些行動他沒跟妳提起過任何人的名字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他的線人姓名呢？』

『別荒唐了，他不會幹這種事。』

『他提起過他的指揮官嗎？』

『他說那個人很了不起。對麥格納來說，新來的人都了不起。』

『如果我說出「綠袖子」這個名字，妳會產生什麼印象？』

『那是一首英國民歌的名字。』

『聽過一個叫莎賓娜的女孩嗎？』

她搖搖頭。『他告訴我，我是他的第一個。』

『妳相信他的話？』

『要你說誰是你的第一個，一定也很困難。』

他記起來，對付貝玲達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多嘴。

『所以尼吉和他朋友很快活地走了，妳呢？』他問。

她的臉在窗戶欄托下變成黑暗的側影。他等着她抬起頭來或轉向他，但她沒有。

『如果妳是我，會到那兒去找他？』他問。

她仍未移動或說話。

『海濱的某個地方？他有過這種幻想，妳知道的。他經常編造那些幻想，每人都告訴一點。他跟妳講過沒有？蘇格蘭？加拿大？馴鹿遷徙？某個收留他的慈祥婦人？我需要知道，貝玲達，我確實需要。』

『我不想再跟你講話，傑克。保羅說得對，我實在沒必要。』

『不管他做了什麼都不說？即使能救他也一樣？』

「我沒法信任你，尤其是你假裝好心的時候。他是你創造的，傑克，你吩咐的事他一律照辦。他當你指定的人，娶你指定的人，跟你指定的人離婚。如果他做錯事，你的過錯跟他一樣嚴重。他甩掉我非常簡單——只把大門鑰匙交給我，然後就去找律師。他打算怎麼甩掉你？」

布拉荷走向門口。

「如果你找到他，叫他別再打電話來。還有，傑克……」布拉荷停住，她的面色再度轉為柔和，「他還在寫那本掛在嘴邊的書？」

「什麼書？」

「會改變世界的偉大自傳小說啊。」

「他應該寫完了？」

「他說過：『有一天我會找個地方藏起來，然後實話實說。』」「幹嘛一定要藏起來？現在就講吧。」我說。看他樣子不能像說得出來。我不打算讓露西結婚太早，保羅也一樣。我們希望叫她吃避孕藥，先談幾次戀愛再說。」

「他想藏在那裏，貝玲達？」

她的臉再度失去光輝。「這是你自找的，傑克，你們是一路貨。要是他從來沒碰上像這樣的人，他會十分正常。」

且慢，格蘭特·李達告訴自己，他們都討厭你，你也討厭他們大部份的人，放聰明點，耐心等待